



NUTMEG

How One Man's
Courage
Changed the
Course
of History

香料角逐

GILES MILTON

(英) 吉尔斯·密尔顿 著

(澳) 欧阳昱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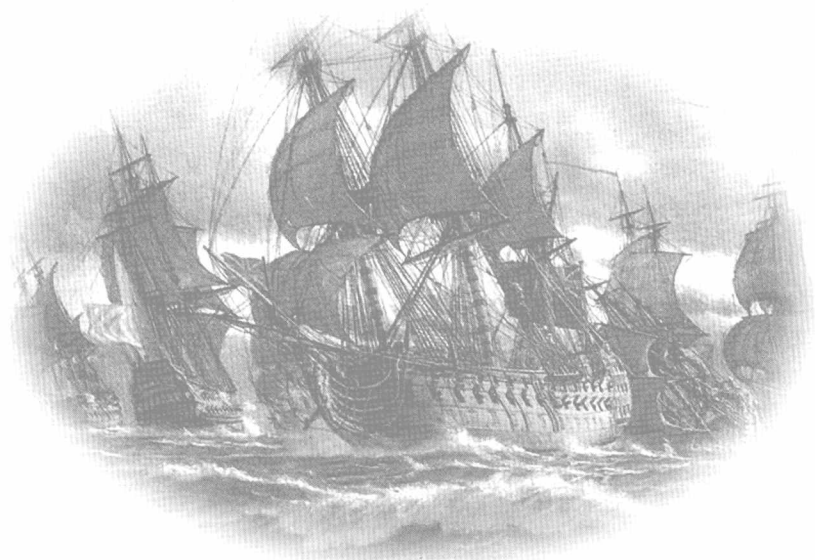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THE PHILIPPINES

香料角逐

(英) 吉尔斯·密尔顿 著
(澳) 欧阳昱 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香料角逐 / (英) 密尔顿 (Milton, G) 著. (澳) 欧阳显译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8. 4

书名原文: Nathaniel's Nutmeg: How One Man's Courage Changed the Course of History

ISBN 978-7-5306-4934-3

I. 香… II. ①密…②欧… III. 香料—普及读物 IV. TQ65-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050655号

NATHANIEL'S NUTMEG

How One Man's Courage Changed the Course of History

天津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2-2004-36

Copyright © 1999 Giles Milton

All rights reserved

通过The Maggie Noach Literary Agency授权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简体中文版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2769504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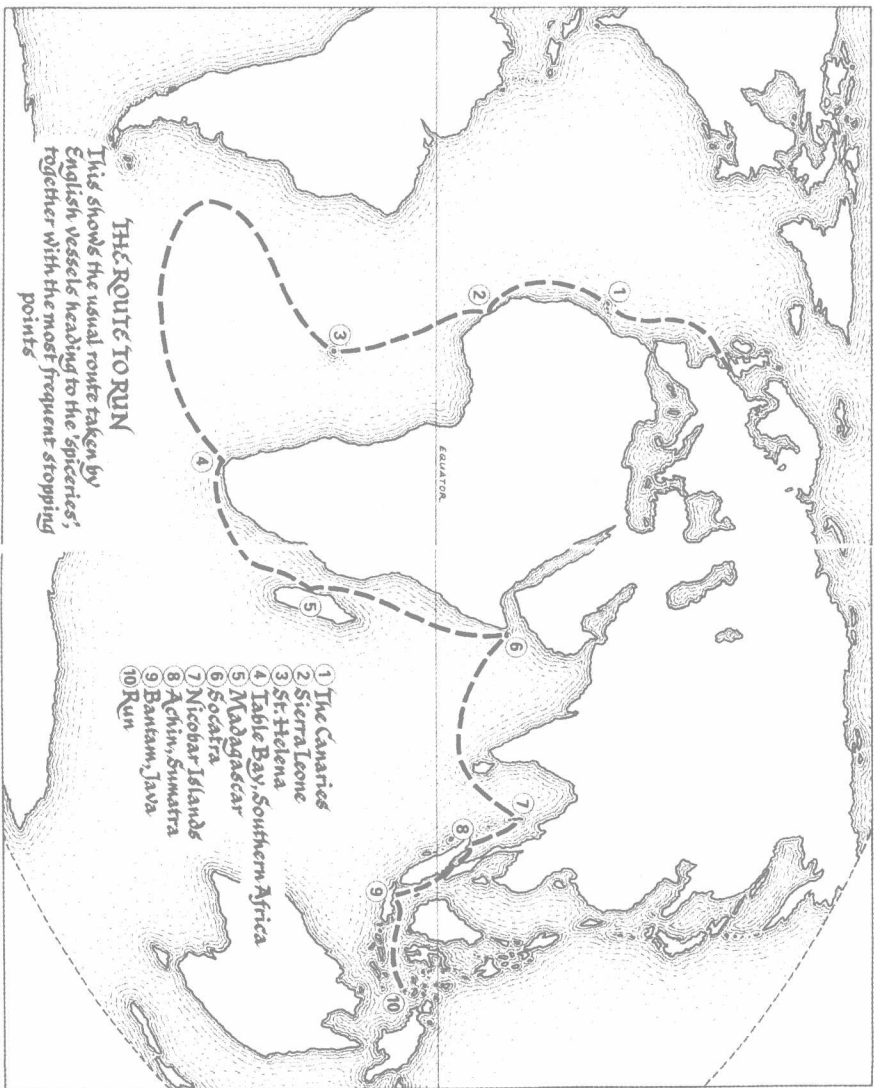
天津泰宇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9.125 插页2

2008年4月第1版 200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册 定价: 20.00元



目 录

- 开场白 / 001
- 第一章 北极旋风 / 008
- 第二章 奇妙却有害健康的气候 / 033
- 第三章 音乐和舞蹈的少女 / 052
- 第四章 攫于狮爪 / 075
- 第五章 “商船队长, 我们被出卖了!” / 104
- 第六章 海上的造反 / 125
- 第七章 食人生番之国 / 146
- 第八章 圣乔治之旗 / 169
- 第九章 君子间的冲突 / 189
- 第十章 扬起血红的旗帜 / 209
- 第十一章 水与火的考验 / 238
- 第十二章 成交 / 264
- 尾 声 / 281

开场白

这座岛屿眼睛还没看到时,就能闻到它的香味。在大海上十英里开外的地方,空气里就香气缭绕。圆顶硬礼帽式的山峦尚未映入眼帘,你就知道你快靠岸了。

1616年12月23日,情况也是这样。“天鹅”号船船长纳萨尼尔·科特霍普不需要指南针或星盘,就知道他们已经到达。他伸手抓起日志,记下了日期并在旁边潦草地写下了船的方位。他终于抵达了兰恩岛,这是东印度群岛中所有岛屿中最小也最富裕的一个岛。

科特霍普把全体船员召集到甲板上,作了一个简要介绍。这些高大健壮的英国水手一直蒙在鼓里,并不知道他们的目的地是哪儿,因为这是一个绝密使命。他们不知道,詹姆士国王一世亲自命令发起这次行动,其重要性如此非同寻常,如果失败,就会招致灾难深重、无可挽回的后果。他们也不知道在兰恩岛登陆有着种种声名狼藉的危险。这是一座火山环状珊瑚岛,其港口为一片沉陷的礁

石所环绕。从前曾有无数船只在剃刀般锋利的珊瑚礁上撞得粉碎，海岸上到处是生锈的大炮和破碎的木片。

科特霍普根本不把这种危险放在心上。他对土著岛民、猎头人和食人生番的反应远比这要来得担忧，这些人在整个东印度群岛都让人害怕，得不到信任。“你们到达兰恩岛时，”曾有人告诉他，“要表现得礼貌和蔼，因为这些人脾气乖戾、任性、天生羞怯、背信弃义，很喜欢为一点儿小事而动辄得咎。”

随着他的手下人向陆地划船而去，科特霍普走进下面舱房，好好地刷了一下他那件做工极为讲究的马甲，几乎不去想象即将接踵而至的一连串重大事件。他与兰恩岛上的土著头人进行的讨论——用的是手语和破英语——将在地球的另一端改变历史的进程。

被人遗忘的兰恩岛坐落在东印度群岛一片死水微澜的地方，这是一个迢迢而碎裂的石块，与它最近的地块澳大利亚相隔六百多英里的海水。如今，它微不足道，连名字都上不了地图：《泰晤士世界地图册》完全忽略了它的存在，而麦克米兰公司制图员的《东南亚地图册》干脆把它当成了一段脚注。就算把兰恩岛扔到印度群岛赤道水下去，他们也不会在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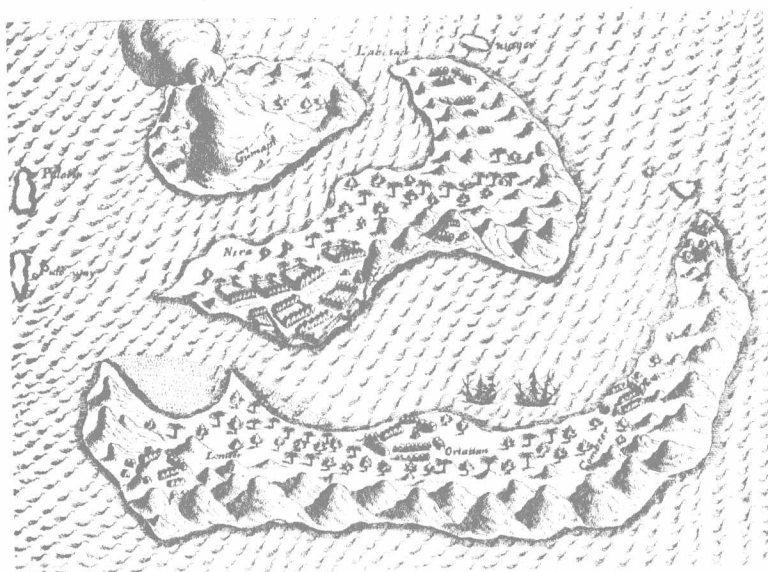
但情况并非一直如此。你把17世纪的铜版地图打开，“Run”（兰恩岛）一词很大地标在整个页面上，其尺寸与其地理位置很不相称。当年，兰恩岛是世界上人们谈论得最多的一座岛，这个地方财富之巨，令人难以置信，埃尔多拉多黄金国与之相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但兰恩岛的恩赐并非来自黄金——大自然在她的岩石上赐予的礼物远较黄金宝贵。一片苗条如柳的树木点缀着这座岛屿山岚起伏的边缘，林间散发出馥郁的芬芳。林木高大，叶如桂树，装饰着形如铃铛的花朵，结着肉头的柠檬黄果实。植物学家们称这

种树为“*Myristica fragrans*”(拉丁文,肉豆蔻科)。而对那些直言不讳的英格兰商人来说,它们被直接叫做“nutmeg”(肉豆蔻)。

肉豆蔻即该树的种子,是17世纪欧洲最令人垂涎的尤物,据信这种香料的药效其大无比,人们冒着生命危险也要以死相求。它一向就很昂贵,而当伊丽莎白时代的伦敦的医生开始坚称,对付黑死病这种始于打喷嚏,终于死亡的“传染性瘟疫”,肉豆蔻的香丸是唯一的良药时,它的价格竟一飞冲天。一夜之间,这种萎缩的小坚果——在此之前它只是被用来治疗肠胃气胀和伤风感冒——竟像黄金一样为人追索。

这要求来得十分突然,十分之急,但美中不足的是:谁也不知道这种让人捉摸不定的肉豆蔻源自何处。伦敦的商人传统上从威尼斯购买香料,而威尼斯的商人转而从君士坦丁堡购买香料。但肉豆蔻来自东边更远的地方,它来自寓言中的东印度群岛和西印度群岛,远远地超出了欧洲短视的地平线之外。轮船此前从未航游过印度洋的热带水域,地球另一端的地图一直是一个空白。就香料经营商来说,东方就跟月球一样遥远。

如果他们早知道要到达肉豆蔻的源头困难重重,那他们也许早就不会扬帆远航了。即使在香料像野草一样疯长的东印度群岛,肉豆蔻也极为罕见。肉豆蔻树对气候和土壤十分挑剔,仅在一小组岛屿即班达群岛生长。该群岛远得不可企及,欧洲人甚至不清楚它们是否存在。君士坦丁堡的香料商对这些岛屿知之甚少,而他们了解的那一点儿东西也并不令人鼓舞。谣传说,有一个妖怪专事掠夺过往船只,这个“魔鬼”动物潜伏在暗礁之中。有故事提到食人生番和猎头人——这都是嗜血如命的野人,他们住在用腐烂人头装饰的棕榈树棚中。河流的浅滩上躲藏着鳄鱼,趁人不备就把船长拖下水,还有“大风暴和狂风”,哪怕船体再坚实,也会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



16世纪与17世纪之交的班达群岛是每一个伊丽莎白时代探险者的目标。“没有一株树不是肉豆蔻，”一位英格兰的早期到访者写道，“因此这整个地方好像是一座人为的果园。”兰恩岛标记为“Pulorin”（普罗林），位于极左边。

但无论有多少危险，也挡不住欧洲那些如饥似渴想发大财的商人们，他们为了第一个探到肉豆蔻的源头，铤而走险，不顾一切。很快，葡萄牙、西班牙和英格兰的船坞响彻了造船的敲打声，这一忙碌的活动像火花一样点燃了后来所知的香料角逐，那是为了控制世界上最小一组岛屿而开展的一场孤注一掷、旷日持久的斗争。

1511年，葡萄牙人成为第一批涉足于班达群岛的欧洲人。这是一组由六块大岩石组成的岛屿，有着肥沃的火山土壤和奇怪的小气候。由于注意力被东印度群岛其他地方战事所转移，他们直到1529年才重返该地，这时，一个名叫加西亚船长的葡萄牙商人率领部队在班达群岛登陆。他惊奇地发现，这些曾在欧洲引起轰动的岛

屿总面积比里斯本大不了多少。班达群岛中有五座相距仅一枪之遥,枪击可达。加西亚立刻意识到,只要在主岛内伊拉上建造一座堡垒,他就可以对整个群岛取得绝对控制权。

兰恩这座岛却很不同。它位于内伊拉岛西面十多英里以上的地方,周围全是危险的暗礁。而且它每年要遭受季风两次打击,这就使加西亚的武装商船一年中大部分时候都无法抵达它。这令葡萄牙人十分光火,因为兰恩岛肉豆蔻树长得郁郁葱葱,年产量足以装满一支庞大的舰队。但加西亚船长很快就发现,麻烦的与其说是这座偏远小岛难以抵达,不如说是当地土著班丹人的敌意,他们好战的奇行怪举让人感到厌烦,而且消耗很大。他手下的水手刚在一座巨大的城堡上开始工作,一阵箭雨和威胁要猎人头的叫喊声就会把他们吓得慌慌张张地跑回到船上。因此,葡萄牙人几乎很少到这片岛屿上去,他们宁愿从当地土著商人那儿购买肉豆蔻,这些人是在马六甲要塞的常客。

葡萄牙人碰上的倒霉事儿并未让英格兰的商人灰心,他们照样积极地参加香料角逐,也没阻止那些被选中的船长,他们依然一马当先地进行远征。这些人胆大无畏,驾驶轮船穿过“狂风暴雨”,总有三分之一会葬身苦海。天气并非唯一的威胁:坏血病、痢疾和“他妈的老泻肚子”令成千上万的船员丧生,在无人驾驶的情况下,不计其数的船舶不得不遭受沉没的命运。当轮船终于摇摇晃晃地从东方归来,虎口余生的船员发现,伦敦的码头上聚满了人,渴望着一睹这些英雄人物的尊容。众人听了令人刺激的故事,以为船上的水手带回来了不计其数的财富,会身穿丝绸马甲,船上的主帆用锦缎织就,中桅帆则装饰着金线织品。尽管曾严禁低级水手从事“私下交易”,但对许多人来说,诱惑力实在太大了。毕竟科特霍普在世之日,肉豆蔻能卖出天价,谁做这个生意,谁就能大捞一把。在班达群岛,十磅肉豆蔻要不了一个英国便士。而在伦敦,同样香料

可卖两镑十先令——这种标价达到了惊人的百分之六万！只要一小袋就足以使一个男人富足一生，在霍尔伯恩买一幢有山墙的豪宅并有一个仆人供他使唤。伦敦商贾的头一批船队返回伦敦时，他们对非法的肉豆蔻贸易实在太担忧了，竟下令要码头工人只穿“没有荷包的帆布工装”。但经过大海磨练的海员并不把这当回事，照样从主人那儿偷香料。接下去的几十年中，惩罚越来越严厉，但许多人依然想方设法积累了私人财富。迟至1665年，塞缪尔·佩皮斯记录了一次跟一些水手的秘密会见：“在城里遥远的一端，一座隐蔽的淡啤酒房里”，他花了一袋黄金，才换来少量的肉豆蔻和丁香。

那些从远征香料群岛回来的人带回了奇妙的故事和累累伤痕，那可真正是男孩子们的亲身经历，让人们听得如痴如醉。戴维·米德尔顿从色拉姆的食人生番那儿戏剧性地逃生，对艺术稍有涉猎的威廉·基林在西非的美国红树沼泽地中居然扮演起了莎士比亚的角色，而威廉·霍金斯亲自造访了印度的莫卧儿大帝，接下去看了整整两年的拳手格斗，其规模和野蛮自罗马帝国以来未见。还有戴维的兄弟亨利·米德尔顿勋爵，他在阿拉伯半岛附近抛锚，声名卓著，一举成为第一位到访该国内地的英国人，尽管不过是个囚徒，“腿上拴着脚镣”。还有詹姆斯·兰开斯特这位东印度公司即将组织的第一次开拓性远征队司令，他愉快地度过了一个夜晚，听了一场属于精力充沛的亚齐的苏丹，身上几乎什么都不穿的木琴交响乐。

种种灾难和错误的开始之后，英格兰与肉豆蔻群岛的第一次接触理应是兰恩岛，这是诸岛中最小，也最难接近的一座。在1603年的一场猛烈的热带风暴中，他们丢尽了面子，船抵达时被波浪冲刷着残骸，这也是恰如其分的。但更为出奇的是，这些英国海员不像葡萄牙人，他们与当地的酋长一见如故，立刻结下了长久的友谊。在海盐还没来得及把他们的头发板硬结块之前，他们早就用当

地的棕榈酒互相祝酒了。

英格兰刚刚进入这场香料大战，就听说有一支新生的力量需要对付。1595年，荷兰人派遣了第一支舰队东航，这支舰队上的人员比以前在热带所遇到的还要咄咄逼人，好斗好战。他们面临着来自英人和葡人的竞争，便一改初衷，不经商而搞征服——要征服班达群岛——他们野蛮地追寻这一目标，甚至连自己的国人也感到震惊。但他们就要在兰恩岛上棋逢对手了。在那座长仅两英里，宽约半英里的遥远的环状珊瑚岛上，即将发生的事情会有何后果，那是任何人都想象不出来的。

纳萨尼尔肉豆蔻的出奇故事三个多世纪以来已大多被人淡忘。这并不总是一个令人愉悦的故事。尽管远征队的船长和领袖喜欢自称是“有素质的人”，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沉溺于折磨、野蛮和无故而发的战事。东方严酷的生活现实就是如此，那是一种严峻而又血淋淋的生存方式，偶尔为人性和勇气的闪光照亮——那是真正的英雄主义的业绩，集中地体现在勇敢的纳萨尼尔·科特霍普的身上。

但在科特霍普驾驶着“天鹅”号船扬帆远航之前，已经有一个多世纪的远征和不幸划然而过。他的故事并非始于肉豆蔻群岛闷热的气候之下，而是始于一块由冰山和积雪构成的土地上。

第一章 北极旋风

首先看见他们的是瞭望哨。两艘破烂而被弃的废船锚泊在靠近海岸线的地方。船身开裂扭曲，船帆破烂不堪，船员看上去去早就死干净了。但造成船失事的不是热带的暗礁，杀死船员的也不是疟疾。英格兰驶往香料群岛的处女航是在北极冰封的海水中遇难的。

这个历史性的 1553 年航程是一个新成立组织的智囊产儿，该组织全名为发现未知国土冒险商人秘密结社公司。这些商人急不可耐地想要参加香料角逐——但对各种风险和危险却毫无思想准备——因此他们热情有余，对实际情况却了解不足。船还未离港，一大堆错误就威胁着要破坏他们的使命。挑选远征队领导，即“总向导”，还是很明智的。理查德·钱塞勒是一个“很有判断力的人”，他曾在性格形成期获得了一定的航海经验。他的养父亨利·悉尼把他收养的这位年轻人介绍给公司时吹得天花乱坠，以致那些冒险商人都以为，麦哲伦再世来到了他们中间。悉尼解释说，钱塞勒的“才智”使其不可多得。这个吹起牛来从不害羞的人接着说：“我为

自己感到高兴,因为是我滋润并养护了他的才情。”

当一个商人对悉尼的热情表示怀疑,说他已与钱塞勒分开,老家伙早已准备了答复。“我现在的确实已与钱塞勒分手,但这并不是因为我小看他,或是因为养他、照料他的担子太重。你们对他的了解是通过报告,我是通过经验。你们是通过文字,我是通过行动。你们是通过言语和与之相处,我则是通过日常对他生活的验证。”

悉尼的一套说辞获得了胜利,钱塞勒马上取得了对远征队三船中最大的一艘“爱德华·邦艾德温彻”号船的控制权。主管人员转而为远征队的另一艘大船“博纳·埃斯帕兰扎”号挑选船长。不知为什么,直到现在原因都不清楚,他们坚决拥护休·威罗比爵士。据记录称,这是“一个好人”,但却是一个对航海一无所知的人。用这种人哪怕跨越英吉利海峡的短程都有风险,把他派往天涯海角,那无疑自找“祸”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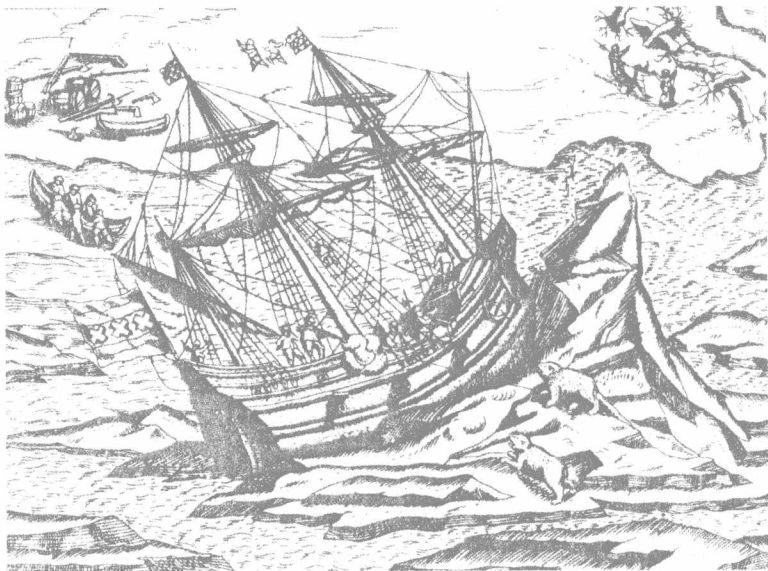
到了决定去香料群岛的路线时,冒险商人们都很固执。尽管他们都亲眼看见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成功地从东西两个方向驶向东印度群岛,但他们都坚持一个更加奇怪的方案,决定让船向北行驶,这条航线可把去香料群岛的漫长旅途消减两千多英里。它还有一个优点,即可避免与葡萄牙人发生冲突,因为他们在东线航行了几近一个世纪,而且在每个港口都建立了加固堡垒。还有疾病和气候问题需要考虑。英格兰的水手们曾亲见葡萄牙船只回家时船员因痢疾和伤寒而大批减员。这些病大多是在印度洋的热带气候下得的。在通往东方的漫长旅途中,至少五分之一的人会死,但这个比率常常还会更高,航船经常因船员不足而不得不整个儿被抛弃。由于葡萄牙人生来就适应炎热的气候,人们不禁要问,在北欧霜寒边缘地区长大的英格兰水手怎么可能希望在恶劣的条件下健康地回返。

远征队尚未起航,就出现了麻烦。在哈维奇的延搁期间,发现

大批食物已经腐烂,葡萄酒桶装配极糟,导致葡萄酒穿过木隙大量流失。但由于顺风,几位船长还是决定,重新装船已经没有时间,远征队在 1553 年 6 月 23 日起航。

只要几艘船在理查德·钱塞勒有力的指挥下紧随在一起,大家就不大可能遇到麻烦。但是,当他们绕过了挪威北部岩石嶙峋的海岸线时,“刮起了大风和可怕的旋风”,威罗比的船被吹得偏离了航线。钱塞勒的计划中已考虑到这种后果,他建议各船在巴伦支海的一座小岛瓦多胡斯重新集合。他等待了七天,但没有听到有关“博纳·埃斯帕兰扎”号或者第三艘船“康菲登霞”号的任何消息,他便向白海推进。

其他两艘船也在风暴中幸存下来。穿过大风之后,休爵士与“康菲登霞”号重新取得了联系,两艘船向海岸线驶去。在这儿,威



灾难袭击了荷兰探险家威廉·巴伦兹,他以为通过北极有一条快速通道抵达“香料”。蚀刻画(此处及第 14 页、第 129 页和第 131 页)表明,他的船毁于“一大块冰山”上,他手下的人又是如何在冬季幸存下来。

罗比的缺乏经验开始显露。他测量海底的深度,把各种海图详细阅读了一番,抓耳挠腮了一阵之后,才下结论道:“这片土地并不像地球仪上提到的那样。”他找不到瓦多胡斯岛或钱塞勒的船,就决定在没有旗舰的情况下继续远征。

1553年8月14日,他在纬度72度“发现了陆地”,看样子无人居住,但却由于水中大量的冰而未能抵达陆地。如果这次读数正确,那他的船肯定抵达了新地岛的光秃秃的群岛,这些岛遥远而与世隔绝地躺在巴伦支海中。他似乎从这儿驶向了东南方,然后驶向西北,随后是西南、东北。威罗比和他手下人无知至极,他们的航行路线已经深入北极圈三百多英里,他们一定已经划了一个巨大的弧形,穿过了一片到处漂着即将融化的冰山的危险的海水。9月14日,他们又看见了陆地,不久就“驶入一片美丽的港湾”,靠近今日芬兰和俄国之间的边境。威罗比手下的人为所看到的景象而欢呼,那是“许许多多海豹和别的一些大鱼。我们在主桅上看见了熊、大鹿、狐狸,以及各种各样的珍禽异兽”。他们起先打算在此只待一周,但“看看一年所剩无几,而且天气很糟,有霜,有雪,还有冰雹”,就决定在海湾中过冬。

远征队在伦敦的几个董事此时一定以为,他们的船找到了东北向航道,闯过了这条航道,现正顺利地向香料群岛进发。但威罗比及其手下人碰到的不是风平浪静的黄昏和轻柔晃动的棕榈树,而是冻死人的大雾,难以穿透的冰封,以及这样一种认识,即伦敦的商人选择北极之路时,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当时那些商人曾闹嚷嚷地为他们的决定辩护,提出合逻辑而令人信服的论点来佐证他们的理论。早在1527年,罗伯特·索恩这位住在塞维利亚的英格兰贸易商就曾给亨利八世国王写信,向他透露了一条激动人心(而且高度保密)的新闻,即香料群岛可以通过北极到达:“我知道我有义务把这个秘密透露给陛下大人,”他写道,“我想,这个秘密直到

现在一直没有公布。”国王毫不怀疑：“向北航行，经过北极，向下抵达赤道线，我们就可以到达这些岛屿（香料群岛），而且这会比西班牙人或葡萄牙人的路线更短。”

专家们对通向香料群岛的东北向路线越研究，这条线路就似乎越发令人可信。在人们依然爱在地图上寻找完美无缺的对称性的时代，挪威的北角与非洲的南角在地形上正好相应。地理学家们一致认为，这的确是一个好消息。这片寒冷的北方地块肯定是第二个好望角。古人的文字也为穿过北方航线抵达东印度群岛的想法提供了佐证。老普林尼曾描写过地球顶端的一片环形海，以及一块名叫塔毕斯，穿刺进遥远北方的土地。在塔毕斯的北面，据说有一片开阔地，把极地之海与印度洋温暖的水体连在一起。

对深陷在一片冰海中的威罗比及其手下人来说，这种种论点听起来是很不舒服的。他们选择过冬的海湾很快就变成了一片荒凉的旷野。由于冰很厚，钓鱼也不行。第一场雪之后，野生动物就消失殆尽。就连鸟类在意识到冬天的冲击之时，也迁移到了更暖和的气候之域。很快，大块浮冰把船陷住，挤压船体，使之无处逃生。船员一天比一天饥饿，威罗比开始派人出去寻找食物，找人，寻求帮助。“我们派了两个人向南与西南方向搜寻，看能不能找到人，”休爵士写道，“但（他们）什么也找不到。”接着，他派了一队人西行。“结果回来时也没找到人”。最后一支队伍确认了威罗比所害怕的——他们被囚禁在一片无人居住的荒野之中。

又过了五年多，来自英格兰的一艘搜索船才最终发现“博纳·埃斯帕兰扎”号和“康菲登霞”号是怎么回事。驶入威罗比选择用来过冬的港湾之后，救援人员在两艘船幽灵般的腐烂船身上踉踉跄跄地走来走去——这两艘船是作为尸骨存放船而结束其光阴的。船员度过的最后几个阴暗月份一直是个谜，威罗比饥饿难耐，最后停止了每天记录船的日志。唯一确定的是，他和船员度过了冬天的大